

我一直对人临终时的感受好奇。近年来好几位亲友相继去世,更使我经常想到人在生死最后关头的玄妙,或痛苦。我的祖父虔诚信佛,他于半夜猝然去世,早晨祖母才发现他身体冰冷。祖父是当地出名的慈善家,去世后地方报纸新闻称他是“无疾而逝”,被佛召去。我成年后回想,所谓“无疾而逝”恐是突发心脏病所致。人们都希望“无疾而逝”,以免长期卧病,忍受痛苦。

前年一位朋友去世,他的妻子说,他在饭前喝了一杯红酒后上床休息,就没醒过来。我与妻觉得如此死法,真是幸运。可是这位遗孀自己后来患了坏血病,久治无效。医生称一种新药正在试验中,问她要不要参加,她同意了。结果住院几个星期,新药无效,而她坚持要继续下去,我妻去医院看她,满身插了针管,痛苦不已,结果还是断气。最后受这份苦实是不必要的,我们怪医生自私,把她当了试验品。

弟弟名山去年8月逝世。他的前列腺癌已经到了后期,排泄困难。不断打越洋电话要我替他找些“特效药”。“特效药”好像是中国人对神药的称呼,以为什么都可治好。不过在美国,医生开药,必须先要诊视病人。癌症晚期,已无药可救。我有什么可说,只能告知年逾八旬的弟弟“听天由命”,在精神上我与她同受其苦。

年过九旬以后,我常想探寻死亡的秘密,了解人在生命最后一刹那的感受,我也读有关死而复生的故事。关于死亡经验,有人写道:断气时面前一道白光,然后看到已经去世的亲友正在两边相迎,劝他不必害怕,说他时间未到,故而将他送回世界。我觉得这种天堂地狱式的宗教看法令人难以信服。

在我的朋友中,我认为最幸运的是——一位影剧名人,他在庆祝他一生成就的盛大宴会上,酒足饭饱,上床休息,一

竟没有醒来。他已八十有余,我听了并不十分悲伤,只是艳羡他的走法。

听到我与朋友谈论死亡,一位好心的邻居送我一本书曾于1994年度得过全国图书奖的著作。此书名《人们如何死亡》(HOW WE DIE),作者名S·R·纽兰德,是一位外科医生兼作家,此书谈论死亡与尊严,显然很多人感兴趣,多年来全球销量达50万余册。书中特别指出,人命终时,是个非常肮脏、令人羞耻的时刻,并无尊严可言。人们要找寻“好”的死亡,是自欺欺人的空想,毫无意义,只有极少数人达到“死得有尊严的境界”。死亡的痛苦,完全视最后疾病以及医护如何处理而定。当然我们自己也可成为决定因素,最令死者无奈的是身体功能(例如排泄之类)会不受控制。

作为医生,纽兰德也责怪医药界似乎在鼓励病人接受各种新颖、剧烈而无效的治疗,正如上述朋友之妻为新药试验遭受的苦痛。医生不应给予病人这类空洞希望,而应让她自然而逝。纽兰德本人著书多种,多是有关医术与身体构造。他自己刚于最近逝世,享年83岁,是患了肠癌,结局恐怕也是肮脏疼痛不已。人们要找寻宁静的终局,恐无希望。

写到这里,我想起因协助病人自杀而名扬世界的KEVORKIAN医生,他极力主张协助医治无效的癌症病人注射药品自杀(国内叫“安乐死”),以减轻病患的痛苦。但是即使获得病人的同意,医生这样做,在美国也是非法的。KEVORKIAN因“协助病人自杀”于1999年被判刑10至25年,由于公众支持他,获得早释。他于2011年逝世,享年83岁。在我心中,他是一位同情病人的好心人。这类文明的自杀,据说已在欧洲一些国家引起关注,美国佛蒙特州议会也在讨论。

我自己则希望KEVORKIAN医生仍

在世。

### 对死亡之神秘好奇

(美)董鼎山



### 小昕玥的零碎故事

伊人

记得小昕玥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,我就接到了任务:给将要出生的小宝宝起名字。当左斟右酌,拟成了一个女孩名,一个女孩名。女孩名曰“昕玥”——“昕”为阳光初露,“玥”是传说中的神珠,“昕玥”又与“欣悦”谐音。这个名字的寓意是:阳光的、快乐的、如掌上明珠的女孩。后来“呱呱出生”的是女宝宝,当然就叫“昕玥”了。

小昕玥的故事蛮多的,这里且零碎地说一点。

满周岁不久的昕玥,显露出来的天性,一是“很忙”,二是“好奇”。有时到我家来,一会儿上楼,一会儿下楼,忙个不停,怕她摔倒,去扶着她,还推开她的手,不让扶。玩俄罗斯套娃,拆了套,套了拆,也是忙个不停;还好奇地问,这名曰“昕玥”——“昕”为阳光初露,“玥”是传说中的神珠,“昕玥”又与“欣悦”谐音。这个名字的寓意是:阳光的、快乐的、如掌上明珠的女孩。后来“呱呱出生”的是女宝宝,当然就叫“昕玥”了。

阳春三月,油菜花开满地滴金,嗅着田野的芳香,来到了位于斜塘、圆池泾、大泖港交汇处——永丰仓桥水晶梨基地。一年一度梨花节,以“万树梨花嬉闹春,浦江之首白胜银”的胜景,吸引大批游客。

如果说油菜花是江南春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,那么梨花,则唤起人们心底最深处的唯美向往。仓桥水晶梨因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而驰名。当我站在浦江堤岸,放眼俯瞰,江面水天一色,百舸争流。远眺千亩梨园堆雪叠雪,甚是壮观。徜徉园中,仿佛置身于洁白的花海,由于远离了大都市的喧嚣,一切的疲惫和烦恼,一切的虚荣和梦想,都会悄然融入自然的怀抱。尽收眼底的唯有朵朵晶莹的梨花,好比蓝天洁白的云朵,却比云朵更生动;像皑皑白雪,却比雪更富有生机。我想也许是浦江水滋润的缘故。浦

去听音乐会(票子是人家送的)。那是交响音乐会,稀罕的是,她居然一点不闹,安安静静听完了前半场,直到中场休息时,她才对妈妈说“小屋去”(回家)。后来家里买了架钢琴,妈妈陪她学了几个月;有一天,给她的大大弹了一段短曲,大大欣然听罢,当下爽快许诺,买钢琴的钞票,自己出一万元。这算得上是价值昂贵的一段钢琴曲了。

也是在昕玥三岁多时,有一天谈着什么事情,忽听她冒出一句:“我小辰光……”我当即忍俊不禁:小小年纪,居然讲“小辰光”,真是笑煞人!她却瞪着眼睛,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。我还注意到,她说“我”字是标准沪语音,

比如有一次,亲眷聚会,中午一起去饭店吃饭,走在路上,昕玥忽然叫起来:“吃饭要排队咯,哪能勿排队啦?”但没人听她指挥。看她着急的样子,大人们都忍不住要笑。大概在她三岁多的时候,有一次爸爸、妈妈带她

江之水有灵气,水汽带着雾气,雾气裹着灵气,使梨花更加洁白。

走进梨园,只见梨树铁干嶙峋,苍枝遒劲,枝桠向上;树叶嫩红中略带翠绿,俨然有“带叶梨花独送春”的本色;枝头上,五瓣梨花竞相绽开笑容。鹅黄的花蕊,花丝带着褐色的花药,散发出缕缕幽香。偶尔有微风袭来,有的花朵随风摇曳,似在频频招手,又像在低头含笑,宛如朵朵浪花点缀在白色花海中;有的花朵翩然而落,如雪花般在流淌的春光中翩翩起舞,满地是银,不妨用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的诗句来比喻“偷来梨蕊三分白,借得梅花一缕香”。

俗话说,花通人性,人知花意。梨花之美在于神气韵致,惹得历代骚

儿时爱在腕上画手表,那是那个时代的文身。小孩皮松,圆珠笔戳在腕子肉上有些痛,表也画不圆。画上一个大圆之后,里面画一个小圆,交待表壳和表面的关系,这两个圆由于皮肉游走变成扁圆。但我们不太介意这个,不圆就不圆。

表画好了,画上面的小疙瘩,上劲用的。这是个机械表,要上劲儿。然后是表带。我最喜欢画表带,刷刷刷,竖的线条环绕画一圈儿,说枕木也是可以的。

一帮小孩,甩着黝黑细瘦的手腕,每人有了一块手表,互相把臂赏玩。我们去游泳池展臂游泳。水下,头发像水草一样飘着,眼睛拼力睁一小缝瞧腕上的画表,它蓝莹莹地端敷腕上,带漂白粉的池水无损于圆珠笔油的光芒。

在昭乌达游泳池游过泳的小孩都知道,腕子上画一块表,划水飞快,速度也快,那是在六十年代。



### 寿光

(中国新文人画摄影) 孙郡

不像现在二三十岁的上海后生,大多把“我”字说成了“哦”。从牙牙学语起,昕玥就会说阿拉上海话,有些词语甚至还带点“本地”(浦东闲话)口音。

妻有时去浦东小昕玥家,她开心得不得了,因为妻带去她欢喜的粘纸书,而且又是她的“牌搭子”。当妻因夜晚住在她家而打来电话时,昕玥会用上海话抢着说:“房门关关好,门窗关关好,煤气关关好……”听她老嘎三千的关照(叮嘱),真个是发噱好笑。

人墨客赋诗吟诵。虽前人有云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,但洁白的梨花以白玉为容,显然更胜一筹;“粉淡香清自一家,未容桃李占年华”,陆游笔下的梨花,清新淡雅自成一家,虽没有桃李芬芳,但也绝不退避三舍,孤芳自赏;“冰姿玉骨,东风著意换天真”,张

### 看梨花

何伟康

之翰笔下的梨花,玉骨冰肌,素洁靚艳,风姿绰约;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岑参的笔下,以雪喻花,以花喻雪,借雪寄情,具有异曲同工之妙……总之,梨花美而不娇,秀而不媚,倩而不俗。

穿行梨园幽径,栖身花海之中,阵阵馨香扑鼻而来,脑海里突然冒出清代李渔《闲情偶寄》中对梨花的赞美:“雪为天上之雪,梨花乃人间之雪;雪之所少者

### 蓝莹莹的腕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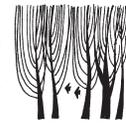
鲍尔吉·原野

游过泳,我们去回民商店观赏玻璃柜台里的美食。蜡做的芒果和仙桃有点像真的,放在印领袖语录的瓷盘里。蜡的大鸭梨甚至有褐色斑点和弯曲枯萎的黑柄。我们知道它们是假的,但照样咽唾沫。唾沫不知从什么地方涌集嗓子眼,咽进肚子里咚咚响。我们双手把着柜台玻璃,眼盯着果,脚步缓至不移动。腕子上的表露一排。我们七、八个人,露七、八块表。我们油黑的腹腔凹进去像一个洞,扇形肋骨像手风琴的键盘,但弯脊,肚脐是一只干瘪的口袋似的嘴。回民商店的女服务员看到这么多的表,乐了。我们镇定地看我们的表,这有什么好笑?

如果有一块真实的表,表针真实地移动,耳朵凑上去听取“滴答”之声,那也许是一万年以后的愿景。长大了也许有,也许没有。有人一辈子都没有一块手表。我不明白表为什么会走动,说是齿轮在动。可齿轮……是哪个齿轮先动了?引起那么多齿轮不安地走动?

我并没有梦想有一块真表,圆珠笔画的表已经很好,不怕摔,也丢了不。弊病是不可用手捏那块皮,一捏七、八、九点全跑一块儿了。我爸有一块山度士手表,给我大爷治病卖掉了。我没见过。

整个夏天,我们游泳、上军分区看电影、上南山。有一次回家晚了,我妈在家属院四处找不到我。回到家,我站墙角挨训。我妈训完了,看到我的表,拉过手,朝腕子上啪啪打了几下,“这么晚回家,还好意思戴表。”



当下,时兴“微”。微博、微信、微新闻、微电影、微小说。季振邦兄新出版了一本散文集,书名就叫《微生活》。

且不要以为作者赶时髦,凑热闹。这本书中的大部分篇章是十多年前甚至再早些时候,就在《新民晚报》夜光杯副刊上发表过的。干把字左右一篇,写的也是大家熟悉的“鸡毛蒜皮”的小事,用今天流行的话说,即“微”事,由此看来,振邦兄早就是“微”派了。

说实话,《微生活》中的微散文,我当年读时就觉得好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岁月也在不断老去,但依旧鲜活的是《微生活》中的微散文。

回看回味《微生活》,首先是内容很好看。从吃红薯、吃黄泥螺、吃玉米、吃螃蟹、吃炒饭、涮羊肉、吃火锅等等的吃,到爬楼梯,家中的锁,脱排油烟机,防盗门,到望月,贬官文化,遭遇《珍珠塔》,焦山调侃,饥饿的悬空寺等等。让人走进了世态百相的大世界,品味各种细小庸常的生活。因为我们的生活不能只是轰轰烈烈,天天有什么让人心跳的大事件,更需要柴米油盐踏踏实实过日子。从这个意义来说,《微生活》就是满足了人们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需要。

再者就是作者把“微”事写活了。就以吃烤红薯为例,从“烤炉旁,香香的热气蒸腾着,重感冒也闻得出来”,这是写香味。“剥去薯皮,更不得了,那肉酥酥的、松松的、颤颤的,或红或黄或白,还会想起软玉温香的词汇来”,这是写视觉。“从田里挖出来、洗一洗,或干脆在裤子上擦一擦,张开血盆大口‘咔嚓’的就是一口,干脆利落”,这是写小时候在家乡生吃红薯的情景。还有像“我是爱吃烤红薯的,在冬天,如若火锅与红薯不能兼得的话,我是会选择红薯的,就是‘鸳鸯火锅’也不行,哪怕新来个‘第三者火锅’对我也毫无吸引力。”这是用幽默调侃的语句写红薯对自己的吸引力。

还有,虽是“微生活”,作者却把“微”事放大了。即从“微”事中引申出大道理。譬如《戏说黄泥螺》中,作者在活灵活现,幽默风趣地描写黄泥螺的种种优点后,笔锋一转,拿黄泥螺的味道与蛏子、蚌与田螺等对比,认为蚌的味道“淡出鸟来”,田螺的肉太硬,蛏子的形象骇人听闻,一概不如黄泥螺,直使“六宫粉黛无颜色”。作者最后感慨道:“如此娇小的黄泥螺是怎样产生如此浓烈的香味的?其中一定有谜,我猜不出来。但我知道,只有强烈的反差,才能产生最好的艺术效果。无疑地,黄泥螺是最好的艺术品,它的作者是大海和沙滩。”因而他的作品不但有平凡生活的诗意,而且充满了生活的哲理。

末了,我还想说的是,《微生活》也给我们的文学创作带来一定的启示,社会需要大题材,也需要小生活。在快节奏的生活中,人们更需要读到一些短小的,贴近生活的,给人以哲理和启示的小作品,以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文化审美的需要。

胜日寻芳,听梨花盛开的声音,看梨花盛会的美景,享梨花盛情的春意,一种令人刮目相看的隽永浪漫油然而生。梨花是春的信使,是美的象征,更是生机勃勃的彰显。“雪作肌肤玉作容,不将妖艳嫁东风”,“惆怅东栏一株雪,人生看得几清明”。我理解这就是梨花的神韵所在。

### 十日谈

欧洲有个袖珍小国“摩纳哥”,请看风景这边独好

欧洲有个袖珍小国“摩纳哥”,请看风景这边独好

### 回看回味《微生活》

田永昌

